義

長男說少女少女從長男亦歸妹之義所以征凶无
攸利者以男女之情以說而動是妹不待兄命以已
歸人而自往焉為淫奔也又諸爻皆位不當以柔乘
剛皆非正也故征凶无攸利夫婚姻害正者有二居
不當位也柔之乘剛也居不當位則所履非正道所
居非正分綱常之紊天理之晦也名分之乖禍亂之
階也何以無凶以柔乘剛則男失其健女失其順牝
雞之晨為家之索也月望之幾君子之凶也何以有

居之五剛也柔居之自二至五无一得正是豈非犯名分而瀆綱常者耶二剛也三以柔乘之四剛也五以柔乘之豈非婦制其夫陰盛而陽微者耶於位之不當知其征之凶於柔乘剛而知其征之不利凡天下之事一失其正則左酬右酢无非凶咎前瞻後顧動无所利矣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伊川曰天地不交則

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文公曰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此言歸妹本無征凶不利之事所以凶而不利者以其位之不當而柔之乘剛也朱子曰動而說為隨此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從得男女之正故元亨利貞說以動為歸妹則是陰反先倡女反先行失男女之正故征凶无攸利此卦其變為漸卦其象震長男兊少女歸妹之象其占无攸利也

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

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而動非禮也上

无正應无受之者也女子而無所適故須待也立身

不正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既不以德為人配

急以從人而反歸以求為娣媵是自賤也夫人志在

禄仕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

待商聘而後起其九四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

也

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

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故易中陰尊

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本卦六五是也六五柔順

得中下應剛中之賢尚德不尚飾衣袂所以為容飾

者也其可以不終也哉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以祭祀

者也今馬承筐篚而无實則不能奉祭矣血祭之盛

也君親刲牲以奉祭祀今馬刲羊无血則无以奉祭

祀矣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則當離絕

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豐者豐盈盛大之時是時也在萬物則為衆多在生齒則為繁庶在幅員則為廣大在人材則為茂盛在庶事則為詳備在國家則為殷富在外夷則為向化在天下則為平治在功業則為光明而盛大豐之義

上震下離震動離明明必照下動則有為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明動相資致豐之道明能謀天下之事動能行天下之事明能謀王體而斷國論動能定王業而輔國事王假之尚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至此極大底時節所尚保之治之之道皆當從其大體大節改正朔易服色明綱常厚風俗興禮樂舉孝廉崇學校尚文德修武備革貪汙絕私謁篤農桑皆尚其大者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

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唯斷乃成明威並行乃可折獄致刑楊氏曰有電之明乃可折獄有雷之斷乃可致刑斷至而明不至則獄辭不能折而服明至而斷不至則威刑不能致而果故必雷電皆至而後可豈惟刑獄哉高帝无離之明則躡足而怒不回无震之威則刻印而銷不隨折獄致刑姑舉其一以見其萬人命至重故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

之名將必有張仲之孝友然後興周之業彰以初之明資四之剛勢力之均无所嫉也道義之同无所忌也智謀相若无離間也其猶臧武之智而得冉求之藝伯夷之清而濟以惠之和不往則已往則必有功也使初九與九四勢均而不能相下體敵而不能相從則彼此相戕而悮國者有之智謀相軋而亂天下者有之烏在其為往有尚也象曰過旬災也言有求勝其配之心則為災也雖然明動之義以氣質言之

主至感者也而上應六五柔暗如是往而從之反得
疑忌猜疾唯在積誠意以感發之夫君明則臣忠
主聖則臣直此古語也然君臣之分天冠地履之不
可移有不明臣不可以弛其忠有不聖臣不可以弛
其直伊尹遇太甲之敗度縱禮周公遇成王之聽信
流言固亦見疑疾矣然伊周能感其君之徙仁遷義
持盈守成皆誠意有以發之也苟誠意能動則雖昏
闇之君柔弱可輔也不正可正也象曰信以發志也

言誠意可以啓發上之志也雖然昏闇之君有可開發者有不可開發者其可開發者雖聖賢不遽有隱去之心其不可開發者聖人亦不容復從而見之也孔孟之不遇蓋如此今豐六五之君雖有陰暗之象然以柔居中亦有可開發之理此六二所以不以道之不合而遽去不以邦之无道而遽隱也楊氏曰六二居大臣之位居中得正以此致君堯舜之上可也然往而事君動而見疾何也有上六小人擠吾君之

肱何可用也然上无所賴而不能為无所歸咎也君子之於天下有无功而有過有有功而无過有无功而无過者无功而有過者謂其獲遇於當世而道德不足以經世事業不足以濟民有可致之時无能致之資也有有功而无過者謂其以明遇明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以剛遇剛足以剸裁天下之大政有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也有无功而无過者謂其本為至明而上无其應本為能為而上无所賴有能致

而為吉四之與初會遇之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其謀謨廟堂者可以脫草昧之屯其宣明德道者可以解惑辭之蠱開一人之聰明以開天下之聰明解一人之迷暗以解天下之迷暗於暗昧錯雜之中有轉移變化之妙不謂之吉而何象曰不明也始之未吉也曰吉行終之獲吉也楊氏曰九四高則顏讎由司城貞子次亦不失為魏無知常何九四亦剛而有為者也其如上六小人掩六五之暗主乎猶幸下有初

況得聰明睿智之君而事之所就豈淺小哉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内自蔽於己外見棄於人也上六處豐大之極貴乎謙屈高亢如上六則不能謙屈貴乎靜定動震如上六則不能靜定貴乎剛明柔暗如上六則失其剛明是其與人和易以相親无有也文明以相接无有也不知道德之富而外求屋室之富不知潤身之德而

但積潤家之富屋之豐家之蔀也斯人也安能與天地萬物同一體以一人之心而貫乎千萬人之心也豐其屋蔀其家自絕於人也至於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人絕乎我也我絕人而人亦絕之一理感通誰其間之象曰天際翔也豐極而妄自高大如飛翔天際也曰自藏也自藏避而人弗親也楊氏曰自古小人揜其君之明者何也君明則必憂危亡憂危亡則已踈左右矣故必揜之以娛樂君明則必勤總

攬勤總攬則已无權勢矣故必擠之以逸遊君明則必親君子親君子則已失恩寵矣故必擠之以姦諛此仇士良所以傳心術之秘於其徒也故聖人發其心之至隱而曉之以禍之必然曰汝之擠君之明不過欲豐已之屋不知豐其屋者適以蔀其家而不光又不過欲高其位而天飛不知高其位者適以空其門而自遁家之擠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熠燿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覿汝家之有人跡乎凶莫

大焉又有大者飛廉之誅不足弔而弔成湯之不祀季述之戮不足痛而痛昭宗之罔終為人主者可不戒哉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山内而火外内為主外為客山止而不動猶舍館也火動而不止猶行人也故艮下離上為旅旅者失居而親寡也處得其當亨猶小也居家而不正尚非吉之道況窮於外而不正則上交必諂而主人莫之敬下交必瀆而徒御莫之尊取而不正則汙進而不正

則褻留而不正則濡去而不正則逋故旅貞則吉夫道之不可一息離也人之守正暇豫可能也顛沛難能也平居可能也道路難能也仲尼過宋雖當戹而主司城貞子在旅有難亦必擇正而從在陳絶糧而固窮自如則雖飢餓而守正不渝當此之時雖見其困而其道不屈是亦旅之小亨也其亨者非它也以正而吉也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自卦體言六五以柔得

中於外在旅而得中也順剛於外是在旅而順乎剛也以卦德言内止外明止而麗乎剛是在旅而所止能麗於明也得中者謂之正順乎剛者謂之正止而明者謂之正此旅之所以小亨也旅之小亨皆以正而吉也楊氏曰以為客則柔不過於柔必順乎剛乃為得其中孔子不答靈公是也以所主而止則所止亦不安止必麗乎明仲尼不主彌子是也此皆旅道之正也旅之時義大矣哉人之處旅固无大亨之理

大而為之者劉備種菜於魏志不在於菜蘇武牧羊於匈奴志不在於羊必有能辨之者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次旅之居也資旅之用也童僕旅之役走者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内外之心曰旅即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曰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曰得童僕貞則其所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童

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象曰終无尤悔伊川曰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羈旅之人所親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楊氏曰以晉文公當之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居下體之上剛而不中高亢自居有多上人之心居剛任剛平時猶不可

況於旅乎自髙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其所也在旅以剛自髙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危厲之道也旅之為道内以安身外以結人固也吾聞有道足以禔身未聞過剛暴下之足以得助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今三之喪其次是在已失其所安何素之有永天桂海九州萬姓尚有貫通而為一令三之喪其童僕是在人不得其心也視二之即次得童僕貞能无愧乎

象曰亦已傷矣又曰其義喪也焚次已傷而以旅之
時與下之道如此其義當喪也類推之世之不能安
宗廟而至於傾覆者皆若人也世之不能一道德以
同風俗至於叛離者皆若人也為天下國家者謹毋
用九三剛亢不中不正之人以焚我蒼生喪我四海
也且柔而得中即次之象剛而過中焚次之象三以
剛居下體之上曰焚次上以剛居上體之上曰焚巢
位愈高剛愈亢則禍也深楊氏曰魯昭公孫于齊齊

不禮焉而饗以大夫之禮公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羈曰有求於人而即安其造于庭弗聽是剛之不能下人也使請逆于晉而晉又不答是焚其次也魯之歸焉者公執之魯自是不歸焉季孫將如乾侯見公而與之國而公不見自是不歸國是喪其童僕也雖貞猶危厲況不貞乎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九四雖陽剛不中而處上體之下以剛居柔有用柔能下之象上則為五所與下則為初所應在旅而得上下之應可謂得其所處不特得其所安資財者旅之所仰得其資猶能富貴人斧者旅之所以自衛得其斧猶能威罰人在君子觀之得其所處不足喜上有陽剛之應得以佐之而圖治偕之而行道深可喜也九四上无陽剛之與下无陽剛之應不能伸其才行其志雖得其資斧而其心終不快也象曰未得位

也又曰心未快快也未得正位所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雖然聖賢出處亦豈戚戚於不遇欣欣於得志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樂天之誠與憂世之心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九四亦豈戚戚以悶世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射雉則中于文明之道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羈旅之

人動而无失又能合文明之道終能致令聞令譽且獲福祿也象曰上逮也五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下而得乎上為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旅不必在外也人君无旅故不取君義楊氏曰六五居離為一卦之主有文明之德居至尊之位收之以謙恭如周宣王匿于名公之家是天王蒙

塵而在旅者也失其文德宣之文也明明天子宣之明也側身修行宣之謙恭也文明之道如射雉不再發而无不中此其所以終得乎人之譽則鴻鴈庭燎小雅美之雲漢崧高大雅美之上得乎天之命上天之祐為生賢佐自旅寓而復歸其天下國家歟嗚呼德則少康宣王自旅人而復為天子无德則太康厲王自天子而終為旅人有天下者可不懼乎上達謂德上達乎天也

以極高自剛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不自間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楊氏曰堯之恭遜舜之温恭湯之寛仁文王之徽柔武王之容德高祖之豁達大度光武之柔道理下此帝王之盛德也初二三四皆言旅而不言旅人在旅而非旅人也有復歸其居之義焉上六獨言旅人則在高位之時已有終身旅人之理此亦天子蒙塵終於旅而不歸其國也位一卦之上居離體之極恃其高

亢肆其剛强至於失高位而為旅人自取之也既沒其家如鳥焚其巢又辱其身先笑後號喪牛失天下之象又失其大物如喪牛而甚易此晉末帝信景延廣之言挑契丹之敵至於覆宗祀播遷而亡天下歟亾孰大焉夫王者有旅非甚也求為旅而不可得斯甚矣衛莊公示戎州人以璧而不受胡㚒請為黔首而不許旅何可得歟

命以行事巽順乎大中之道巽順乎天理之正巽順乎大德之人可以致亨也巽離兑皆一陰之卦巽曰小亨兑曰亨離曰利貞亨皆不同何也曰離之柔中為文明之主故不止於小亨兑柔在外不主乎柔而用乎柔故亨巽柔在内主乎柔而性然也故止小亨而已然聖人許其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能不為媚竈不為墦間而知所適從則小亨之漸又安知不馴習而至於大亨乎此卦其變為震卦其象為風風有巽

入之象其占則小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者相繼之義一風先之上卦也君出命之象一風隨之下卦也臣民承命之象兩風相重而不息君子體之以申命令行政事前之命之以事而後之申前事而命之行也所以體重巽也命申而不行與挂牆壁何異風之鼓舞萬物天地之巽命之鼓舞萬民王者之巽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六以陰柔居重巽之下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過於卑巽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多疑不決不知所從濟之以剛乃得其所利在武人之貞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夫人之一心虛明洞徹可以參天地賛化育上之可以同堯舜下之可以同孔孟為氣質所拘見義无勇而局於因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牀人之所安其體上實下虛巽之象也九二雖剛然居柔用巽過於所安故曰巽在牀下人之卑巽而過於所安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史祝史巫覡也紛若丁寧煩悉之意過巽非宜唯用史巫煩悉其辭道達誠意以事神明非畏非諂乃得中道吉且无咎夫大臣者羣臣之標準國家之棟梁民之表極也巽在

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王制天子諸侯无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巽之六四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然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上則順乎一陽之君下則順乎一陽之臣順上者上亦順之順下者下亦順之以一順而獲三順如蒐田而獲君庖賓客乾豆之三品也田之獲三品

愈危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
不正乎李斯憂蒙恬之代其相則順趙高廢立之邪
謀懼失其爵祿而求容則順二世之欲而勸之以逸
樂將以順易位而以位易宗司馬遷論之曰持爵祿
之重阿諛苟合可謂洞見肺腑矣斧謂權勢嗚呼人
莫患於无剛斷之資上九有之而不有其有者過巽
敗之也象曰上窮也又曰正乎凶也巽本善行故疑
之曰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楊氏曰上九巽在牀下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兌說也一陰居於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喜之見於外者也兌為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夫說可以致亨而說之必

山之說以使民與叔于田之久說而歸同一說也而叔田不得與東山同王民之皞皞霸民之懽娛同一說也而霸民不得與王民同何也為臣而說民必有周公之正道則可以叔段而得民之說不過私恩以聒民耳為君而說民必有三王之正道則可以威文而得民之說不過得私情而市恩耳嗚呼古人之說未嘗不以其道也僖公一國之賢君也而君臣亦以道稱今觀詩人之所詠醉舞而歸說意之孚也鷺于

肝相示指天誓日不相棄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而又下石焉其視孚兌之吉何如哉兌之九二所以吉者唯其說以誠耳想其容貌之和肺腑之通也言語之洽情文之實也和說之貞表裏之一也人疑以陽居陰承比陰柔宜有失正過說之悔然剛中之孚足以行正此悔之所以亡七十子之悅夫子皆心悅誠服何也以我之誠故彼之說我者亦以誠也是知說人之道辭恵不可以為說惟誠

黨與而親以枉道而求斯之謂小人之說由君子之說則衆善之都會也由小人之說則萬惡之淵藪也兊之六三為兊之主其志隂柔其處不正其位不中其於說道已无本矣上无正應下比同體其所以求說者又非其正矣况其失道上交无應而復来就下二陽以為說其凶宜矣象曰位不當也言以隂居陽位也雖然三之所以来兊者初與二也以初之正二之中而就之其庶幾於能有道者矣何以凶曰君子

一汙於小人之域則仰愧於天俯怍於地内愧於心上而禍國下而禍民反而禍身憂將若之何聖人於此固為之深戒也楊氏曰兊說也而所以說者有三有事君容悅者有以安社稷為悅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兊說之時徬徨焉躊躇焉商確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懼容悅之小人有以安說而疾吾君之心也六三之来兊即容悅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

鮮矣六三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膏肓之箴艾也六三
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
大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君子消小人謂之復小人消君子謂之剝剝者陰消
陽也九五與上六密比聖人故為戒之曰九五若親
信上六剝陽之小人則有危厲矣夫小人之在世外
柬中深其虛言詭論似忠潔其雍容卑遜似純良其

神機秘計似深沉其奔走先後似勤勞人君信其臣假善不稽其實意則國家陰受其消剝之害而不自知矣吁亦危哉象曰位正當也謂所處之位正當戒也或曰九五剛健中正何憂乎小人而聖人為之戒何哉唐虞成周之盛聖帝明王在上皐夔周召在官猶有四凶管蔡小人之厠迹使當時帝王儻終信之豈不有滅正之凶此孚于剝有厲是蓋憂治世危明主之語法是則聖人之微意也楊氏曰小人得志疾